

论新唯物主义之“新”

——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杜利英

重读经典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标志性著作，它所确立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奠定了之后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和人文精神的建立。“人即现实的人、现实的活动、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关注之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理论宗旨。新唯物主义之“新”，新在其关注之“物”、关注之“人”、“人和物的关系”以及“功能”的新。

新唯物主义“物”之新

唯物主义之“物”存在新唯物主义之“物”和旧唯物主义之“物”的区别。新唯物主义之“新”，首先体现在其“物”之新。经过《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初步分析，马克思对“物”有了全新的思考，有了关于唯物史观的萌芽。《提纲》第一条，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物”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他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归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并揭示了其局限性。他指出，从前的唯物主义也在研究物，但这个物只是单纯的和人相对立的自然物，和人的活动无关。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想研究和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并且恢复了人的地位，这是他对哲学的巨大贡献，但是他并没有把物和人 的活动联系起来，只是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唯心主义虽注意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但是却单纯地研究人的思维的作用，忽略了思维背后的根本性东西。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人和物其实是对立统一的双方，通过人的活动，二者相互作用。马克思把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的客体即人的本质的确证来研究，这种感性活动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的活动，是人对物的关照，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对于现实的物、现实的人以及现

实活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观转变的根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革命性的哲学基础。新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人”之新

人的问题，历来是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从古希腊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思考，到普罗泰戈拉“人是物的尺度”的提出，再到卢梭、费尔巴哈等对人的地位的恢复，都在关注人。但不可否认，只有马克思是把人作为真正的人即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来思考和研究，他“立足于在实践和历史的层面来讨论”人的问题。马克思的人既不同于黑格尔把人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异化形式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人”，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和抽象的人，而是从事感性活动的具体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这个人不仅具有肉体，要和自然界相互作用，而且具有意识即思维，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造人自身。《提纲》第二条，马克思对人的思维进行了界定。思维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看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是主宰一切的，人的活动主要被界定为思维活动或理论活动。人的思维对物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应该在人的实践中来证明人的思维的真理性，单独从物或思维方面是无法作出界定的。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实践对人的思维的检验问题，告诉人们不应该在思维自身内部兜圈子，而应该向外干预，在向外干预的同时变革哲学自身。人始终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中追求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把握和客观改造，真理不单单是主观符合客观，而是人类实践的感性力量的观念自觉，是感性构造论，也就是感性构造被观念地把握了才叫真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现实的人现实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不过是追求自身目的人的实践活动而已。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人”与“物”关系之新

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关注的是物，他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世俗基础，把虚幻的世界放置在它的现实实际基础上，揭示出世俗基础从它自身中分离出宗教世界，这是哲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可惜的是，费尔巴哈在这里却止步不前了。他企图建立一种人的“爱”的宗教来解决现实问题，他恢复了人的地位，然而这个人依然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对于这个世俗世界，应当从它自身的矛盾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人的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也就是进行现实的革命，而不是在现实之外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在此，马克思批判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存在论说明其哲学革命的不彻底性，他抛弃了活的原则。费尔巴哈不喜欢抽象的直观，他把人的思维重新放回到经验的直观，从天上回到人间，但是他把这种感性直观并没有真正和人相结合，这种直观依然是一种抽象的直观，并不是把它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他没有对人的现实本质进行批判，撇开人类历史的进程，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放入了其真正的社会现实当中来思考，把人看作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看待，克服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片面理解。人是属于一定社会活动当中的，并非抽象的个人，包括“宗教感情”本身也是社会的产物。

由于人的现实本质及其主观需要，驱使人与客观事物打交道，在人与对象的对象性关系中，人对对象的需要证明了对对象的存在，对对象的现实改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是如何现实地结合在一起的，依靠的正是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对世界的理解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是从客体被构造角度去理解，也就是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角度进行把握的。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或者说人的自我改变，应被看作一个东西即革命的实践。在实践活动中，人改变环境，同时环境也在改变人，人与物是相互作用的，人和环境都是历史性的。人在活动中接受了前

人活动的结果，这个活动又在改变前人留给我们的东西，也就是在受业中造业。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是人的一种特殊性的活动，在此种活动中，人归属于上帝，人不是人的人，而是上帝的人，也就是人的一切不属于人本身。正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开启了马克思对人之本质和人类社会本质的探求，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规律的探寻，促成了马克思探求变革现实的“革命”运动之路。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功能”之新

新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自我批判的）。人类社会一切神秘主义的东西，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并非只是在思维中解决。理论的意义在于对实践达到了正确的理解。直观的唯物主义，只能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进行直观，而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新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并不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意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变革世界。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新唯物主义的功能不仅要 对客观世界进行正确的理解，而且要对客观世界进行变革，使其符合人的生存需求，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现实可能。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则是一个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新”就新在是“实践”“历史”“辩证”三者的统一。新唯物主义是在立足人类社会现实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为着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理论研究的。新唯物主义既关注人，又关注物，既研究人和物，又研究人和物的关系，重在研究人和物的实践结合的人类社会。“人本性”和“科学性”在实践基础上的完美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特性。

最近读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一书，该书是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范玉刚教授所著。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文艺学、美学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围绕学术前沿问题与基础理论研究展开，直面中国文艺理论与中国审美经验，包括上中下三个篇章，即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当代建构、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与资源阐释、面向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实践三个方面。内容丰富，话题前卫，时代感强。

读后感觉《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一书有以下亮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方面的重要论述之研究、关于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维度、“人民美学”的尊崇与崇高风格、“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如何以价值共享讲好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故事、在紧紧抓住时代中引领中国文艺发展方向、新时代“红色经典”创作及其使命等。此外，诸如提出“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锻造文艺精品”、对“强制阐释”热点理论的质证与思考、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式美学话语的学理研判，还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多维反思、对“十七年”时期美学思想的新探究等，也体现出作者宽广深入的科研视域和时代情怀；其力图在中外文明互鉴视野中，梳理出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指向与现实阐释效力的学术追求，以理论创新之功、立足中国实践讲好学术故事的勇气，都值得读者特别予以关注。

据悉，作为领衔首席专家，该书系范玉刚教授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12期目录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李季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行政体制 构建职责明确、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张军 媒体融合与中国语言规划 战略研究 郭新茹 刘凌 韩靓 媒介融合 视角下数字出版产业链变革与重 构路径探究
【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 米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澳 门未来发展	【乡村振兴】 章爱先 宋启臻 基于乡村价值 的乡村振兴思考 刘志刚 陈安国 乡村振兴视域 下城乡文化的冲突、融合与互哺 谭英 幼小教育进入每个村庄 是乡村振兴的扎根工程
【国家治理】 何哲 从硬治理到软治理：国家 治理体系完善的一个趋势	【比较与研究】 许正中 金璵 美国联邦总务署 的基金制度及其借鉴
【本期关注 深入推进媒体融合（特约主持人：高宏存）】 王林生 高宏存 媒体融合视域 下互联网文化产业的秩序范疇与行 业治理 ——以50个全国首案为分析对象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奉献的一生，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他留下的百万多字的日记、千余首诗词和数十万字的《谢觉哉文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他才思敏捷，文情并茂，被林伯渠誉为“清词如海复如潮，健笔春秋百万刀”。这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读书，与书为友。1966年7月，他作《攻书》一诗，蕴涵了其读书的心法：“读书如垦地，斩棘铲不平。读书如攻城，坑道要打通。刺勇追穷寇，寸土在必争。痛打落水狗，不使逃再生。排除其糟粕，缴获其精英。如斯读书者，方可为之攻。”他把读书视为“攻城”，把书本上难懂的地方比作敌人的堡垒，主张要坚决攻下来。谢觉哉的“攻城式”读书方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扫清“障碍”

谢觉哉认为，读书的第一步要善于运用字典、辞典等工具书，把不认识的字词、不理解的语句查清弄懂。他十一岁时就读完了《春秋》《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但读《昭明文选》《八铭塾钞能輿集》《小题正鹄》这类书时，教书先生无法讲解明白，甚至连教识字都有困难，他便凭借《康熙字典》读一点古典小说之类的作品。他参加革命后，有一次去沈阳执行秘密任务，其间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日文版《列宁主义十二讲》，

谢觉哉的“攻城式”读书法

□ 王 双

他不懂日语，但依靠《日汉词典》硬是把这本书啃懂了。读这本书使他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掌握枪杆子，没有获得政权。他在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以一驭万”

谢觉哉一生爱好读书，并且注重妥善处理泛读和精读的关系，努力做到“以一驭万”。他读书范围非常广泛，史学、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农业、医学、教育、哲学等古今中外的书籍无所不包。他谈到，“我也赞成多看书，即除精读之外，还看一些书，老话叫‘涉猎’，或叫‘走马观花’。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谢觉哉主张有重点地读书，要精读和常读有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一字一句地反复阅读，以做到常读常新。他在日记中有关于阅读列宁《两个策略》的记载，一个月之内读了三次：1944年3月21日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读‘两个策略’，觉脑疲”；4月1日又写道，“复读‘两个

策略’”；4月20日第三次记载，“复看‘两个策略’”。他说：“对于重要的书，必须精读，比如像《毛泽东选集》那样的书，就应选择若干篇，句句读通，过一个时期又读，联系到当前的实际来读，才能受到他的益处。”他读过的毛泽东著作，都标有注释，用不同颜色的笔画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

寻根“补读”

在军事上，打通坑道是攻城的关键一环。谢觉哉认为，在读书过程中要用心，反对“囫圇吞枣式”的读书。对于书中的疑难问题，一定要本着寻根究底的态度，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千万不要似懂非懂甚至不懂装懂。为了充分学习理解中央精神，他用从兰州带回的小笔记本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报告及领导层的发言内容一一记录，然后还将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件、心得与资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本，包括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及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总结，以便于充分透彻领会要领。此外，他还提倡读书要“补读”，补读与工作有关的业务

知识，指出“读不易，补读更不易”。1931年谢觉哉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处工作，到的次日拟了一个会议通知，被毛泽东一字不留全改了，问其原因，只答复两个字“你学！”他经过认真总结，意识到原因在于“言之无物，文不对题”。“你学”一方面是指“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好的”；另一方面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不好的”。这次“碰钉子”的经历使谢觉哉对“补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辨书”去莠

书籍是时代的镜子，书上的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每本书都有存在的价值，但有些古籍和外国著作，难免会存在一些糟粕。在读书过程中，谢觉哉提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读书时需要培养和锻炼辨别是非良莠的能力，既要汲取先进正确的思想方法，又要把落后甚至错误的东西及时剔除。他上学时就认真阅读和研究了明末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以及清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维新变法的论

著，因此他开始由朴素的反封建文人逐步向革命的新文化战士转变。1944年7月31日，读《容斋随笔》后他在日记中记载：“看旧书很有益，可以知道历史，吸收经验。尤其司法部门。不是空翻翻，而是要看出好处及破绽所在。”同时他指出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只有这样才能开卷有益。

深思“贯通”

谢觉哉认为善于思考是人的本质，“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会想，有愧于为人”。他将读书、思考与实践紧密结合，如果把学习与思考割裂，就会在工作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他指出：“不‘学’只‘想’离开实际事物，离开历史经验，‘以感想当政策’，必然大碰钉子，所谓‘思而学则殆’；只‘学’不‘想’，把书本当教条，不顾客观条件，生硬地拿现成公式去套，也必然大碰钉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他认为思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桥梁，“想”是“由抽象到具体又由具体到抽象，即是把所‘学’运到所‘用’上去”。只有在读书过程中联系实际进行思考，才能做

到“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工作能力。

“毕生自修”

水滴石穿并非一日之功，持之以恒读书才会有所提高。谢觉哉谈到：“读书要有恒，不是一夜长个长子，而是一点一滴地累上去。”他把读书比喻为人的生长，从婴儿到成人，是一个渐进的成长过程。他将读书与人格修养联系起来，认为读书可以养心，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产生对知识的敬畏态度。此外，一个人要想学富五车，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知识方面从无知达到有知，靠的就是日积月累。他认为：“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伴随了其一生。他从4岁开始熟读古典诗词名著；上学期间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有关哲学和文学的书籍；参加革命后尤其爱读马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之余阅读各类书籍；就连晚年患病期间，他还通读了大字版《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及有关资料，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读书方法